

Kiss
Music

亲吻 音乐

施雪钧 / 著

 **SMPH**

上海音乐出版社
WWW.SMPH.SH.CN

亲 吻 音 乐

音乐家
MUSIC

音乐家

CHSIPH
中国音乐学院
CHINA NATIONAL INSTITUTE OF MUSIC

Kiss
Music

亲吻 音乐

施雪钧 / 著

 **SMPH**

上海音乐出版社
WWW.SMPH.SH.C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亲吻音乐 / 施雪钧著. — 上海: 上海音乐出版社, 2008.5
ISBN 978 - 7 - 80667 - 951 - 7

I . 亲… II . 施… III . 音乐—文集 IV . J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24446 号

书名: 亲吻音乐

著者: 施雪钧

出品人: 费维耀

责任编辑: 储政宇

封面设计: 宫 超

封面摄影: 陆震伟

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市绍兴路 74 号 邮编: 200020

上海文艺出版总社网址: www.shwenyi.com

上海音乐出版社网址: www.smph.sh.cn

营销部电子信箱: market@smph.sh.cn

编辑部电子信箱: editor@smph.sh.cn

印刷: 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50 × 1092 1/32 印张: 13 插页 2 图、文 411 面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500 册

ISBN 978 - 7 - 80667 - 951 - 7/J · 910

定价: 38.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电 话: 021 - 36162648

对有着复杂情感世界的人而言，音乐是避难所，是人性的解放，那里有永恒的和谐。

不论你失意、沮丧、彷徨、痛苦与绝望，在音乐世界里，都能寻访到与你思想相同的朋友。

目录

自序	1
卷一：音乐散文、札记	
一代歌王“神话”终结	3
“当我终须离去时”	14
钢琴家这职业	20
不熄的音乐“圣火”	24
“遮羞布”下的古典乐坛	28
艺术圣徒古尔德	31
穆特，音乐碰撞出伟大情爱	34
聆听“魔鬼”	37
巴黎街头的咖啡馆	47
为了音乐，请付些小费	51
柏林帝王	55
音乐王国的“独裁者”	60
维也纳朝圣	64
光明天使莫扎特	74
听贝多芬敲门	77
不朽的“马车夫”	80
女人，是人生的音乐	85
帕格尼尼与他的“寡妇”	87

圆舞曲王朝的背影	91
歌剧“疯子”普拉维	95
罗西尼这三十九年	98
天堂驿车	103
耐得寂寞，朗朗	108
想起李娜	111
敦煌冬旅	114
王凤英：悲情《十三里铺》.....	117
抓把黄土撒上天	131
陕北民歌还活着	134
粤乐新声会有时	142
LP 的音乐力量	144
清香满山月	146
琴童的泪	149
看见天堂	151

卷二：音乐家访谈录

“柏林神话”

——塞蒙·莱托访谈录	153
------------------	-----

“我需要 374 年！”

——法国钢琴大师西普林·卡萨利斯访谈录	169
---------------------------	-----

“天才对这个世界有他的责任！”

——与美国钢琴家、作家大卫·杜巴对话	174
--------------------------	-----

傅聪，黑白键上五十年	184
世界之路	
——朗朗访谈录	198
激情余隆	215
他是一位大艺术家	
——钢琴家陈宏宽访谈录	226
钢琴教授与神童牛牛	231
《梁祝》是怎么“出笼”的	
——何占豪欣然披露《梁祝》创作过程	241
他会有一个明亮的未来！	
——男高音歌唱家迟黎明美国行记	247
巴黎琴魂（节选）	256
“鬼才”李传韵	
——世界小钢琴王国中的一颗“中国星”	306
“柯蒂斯”的钢琴玉女贾然	319
死神，在微笑前却步	328
俞逊发，带着音乐去远行	342
汤沐海：弧线划出金色风采	348
封颖：从巴黎到耶鲁	361
 卷三：音乐评论	
大师，你留下的是遗憾	375
弓弦上的辉煌	

——聆听《秦立巍大提琴专辑》·····	378
“发疯”的音乐剧·····	383
也谈《茉莉花》的代表性	
——与葛剑雄教授商榷·····	387
再谈国乐“百花齐放”	
——答葛剑雄先生·····	390
乐评，你不该沉默·····	393
少一点“贵族”票·····	395
拉斯特舞会·····	397
掌声中留下了什么·····	400
关于“神童”牛牛·····	403
天下第一鼓·····	407
别把音乐神秘化!·····	409

自序

当你的内心世界被某种玄妙的意境刺激、碰撞，引起强烈共鸣时，冲动携着动笔的渴望忽然而至，那种急于想要表达，可用任何语言都觉词不达意，无法准确捕捉心际飘忽激荡的感觉时，痛苦，会让你坐立不安。

音乐，常常让我面对纸和笔束手无策，深感无奈。

那夜，心绪不宁，独居幽室听起音乐来。仅一会，钢琴大师阿什肯纳吉便带我走进了另一个世界。贝多芬第三钢琴协奏曲在屋内激越澎湃。扣人心弦的狂暴重音主题过后，第二乐章优美的琴声突然转向纤细、深沉、精巧而极赋歌唱性，旋律，仿佛从天际飘来，如梦如幻。那一刻，音乐中所表现出来的深度的人性纯净，使你全然忘却了十丈外的滚滚红尘，超脱的心境中充满着明亮。

无疑，对内心世界常常大起大落的人来说，贝多芬的音乐是很好的镇定剂。往往是，在闪电挟带着狂风暴雨过后，他会给你带来宁静、清新的大地，碧空如洗、挂着彩虹的天空，还有思索人生的睿智。

在小室中，是夜，无眠，辗转中望着窗外的夜空，坐回桌前，然后痉挛地抓起笔来便写，又停下，再重新抬起眼睛，然后又匆匆地写下去。就这样，不断地写，写了又撕，如此折腾至夜深，才发现写下的那段文字，依然没走出先前思维的门槛……

我终于明白，音乐，是永恒的和谐，是无奈的情感艺术，纵然你有非常不错的文字功底，可面对音乐中的玄妙境界，你也难以用语言去捕捉那声音，体会个中三昧。

这就是音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你懂得越多，就陷得越深；陷得越深，就越痛苦。就像对肖邦的作品，即便你有着最深刻的了解和发自内心的熟稔，你仍然无法用文字形容出音乐的丰富内涵和真挚情感。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音乐都是这样。

比如，经典老歌带来的是怀旧，爵士乐拥有的是闲情，摇滚乐给你的是暂时的疯狂和麻木，轻音乐给你优美的欢愉，流行歌曲带来的是不长久的浅吟诉说，唯有不朽的古典音乐，才让你觉得，音乐世界是浩瀚苍穹，无边无际。

李斯特曾有论述，“音乐家生性尤其好激动而不好模仿，他们在音响中倾诉着自己命运中最敏感的秘密……艺术家们不确定性的灵魂，你很难破门而入。”

写于庚辰年隆冬

卷一 音乐散文、札记

一代歌王“神话”终结

歌王老了！在2005年告别演唱会墨尔本站开始，他再也没能站起来。于是，世界歌剧史上记载下无限凄凉的一幕，坐着唱，告别他忠实的歌迷。岁月，已无情地在歌剧王国“末代国王”脸上，刻下了七十年的年轮印记，同时再次提醒帕瓦罗蒂：“你已超过激流勇退的最后时限很多年，你的艺术资本已经使用殆尽，你该颐享天年了”……

——题记

(一)

当老态龙钟的帕瓦罗蒂步履蹒跚地走上上海大舞台“绝唱”时，我却在家虔诚地播放着他的唱片，正襟危坐，又一次独自聆听那个曾被“上帝亲吻过的嗓子”，一瞬间，歌王又回到了无比辉煌年代。

《卡鲁索》一曲深深震撼着我的心，这种感觉，说不清有过多少次，而每一次都被他的艺术折服。声情并茂、控制自如的情感自然流淌在歌声中，明亮、甜美、圆润中有一种坚不可摧的金属敲击声震撼着人心。心中油然而生的敬意，使人暂时忘却了如今多么令人生厌、不放过最后“捞一票”的老“国王”。

我知道，对歌王的艺术崇拜，五年前已经终结。因为从那时起，他的艺术再也没有超越以前，只是千百遍地不断重复着自己，而且每况愈下。上海站的“绝唱”之所以我不去，为的是保持对“心中的帕瓦罗蒂”的一份艺术神圣……

歌王老了！

在告别演唱会墨尔本站，他再也没能站起来，同时也写下了世界歌剧史上无限凄凉一幕，坐着唱，告别他忠实的歌迷。

从香港演唱会上传来的近照，看了让人于心不忍：满脸疲

惫，眼袋下垂，从眼角两边爬向脸颊的皱纹，肆无忌惮地在脸上延伸。这情景好像几天没睡过一个安稳觉、没洗过一个热水澡解解乏那样。

曾经是这样辉煌，风华绝代。他征服了世界，歌声传遍了地球每个角落，他天才的歌喉无人能出其右。

而今，岁月已无情地在歌剧王国“末代国王”脸上，刻下了七十年的年轮印记，同时再次提醒帕瓦罗蒂：“你已超过激流勇退的最后时限很多年，你的艺术资本已经使用殆尽！”



在二十世纪歌剧王国中，意大利像把音叉，它校准着每一位歌唱者。卡鲁索的歌唱成就，古往今来无与伦比，可惜四十八岁正值艺术鼎盛时，病死在舞台上；卡鲁索之后，鞋匠的儿子吉利征服了世界，这位意大利美声的杰出代表人物，在六十五岁到达艺术巅峰之后，毅然地告别了舞台。于是，歌剧王国的“王位”落入继承者帕瓦罗蒂手中。

四十五年的“经营”，伟大的男高音帕瓦罗蒂超越了他的前

任，将古典艺人的地位提升到这个世界从未有过的高度，成了“神”的化身。每次出行，除私人飞机外、保镖、佣人、厨师、司机还有陪其捉棋打桥牌的好友一行数十人，其奢华程度和严密保安，与总统出访不相上下；作为一个艺术家，他本人的财富积累达数亿美金之多，创下了世界艺术家之最；他“君临天下”，投足举止间制造出的新闻，见报频率超过一个大国总统；而他坐享名声富贵的生活，即便一个中小国家的国王都自叹不如。古典乐坛上，还有谁能与他一试高低？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歌王那金子般的嗓音再也找不回来、一去不复返。声音淡了、暗了、干了、老了，仅仅靠着唱功支撑而已。那首《我的太阳》在空气中飘荡了几十年后已夕阳西下；陈年老歌《今夜无人入眠》在唱了几十年后已毫无新意，听觉疲劳使人再也无法唤起激情；《星光灿烂》中，再也找不到当年在纽约中央公园、英国海德公园中那几十万观众爆发的那种痴迷般的癫狂。就像卡拉斯曾经深爱的人对她说：“你是什么？什么也不是，你只是在喉咙里有个哨子，而这支哨子现在已经不管用了！”

这一切，难道没有人告诉歌王？你的歌声不再能保证票房，专业听众离你远去，世界各地许多歌迷已经厌倦了为你掏腰包，舞台上的你艺术生命早已逝去。震撼人心的歌声以及那极具艺术感染力的你，要从时光倒流的音像资料里中寻找……

一位朋友前去观看“绝版”演唱后来说：“3200元一张票，看一个大胖子降了调坐着唱了一晚，亏大了！还能找到帕瓦罗蒂吗？无论上帝曾多少次亲吻过他的嗓子，可一个老朽怎么说也比不上一个盛年的哪怕三流的男高音！”

(二)

当许多媒体“娱记”仍用赞美之辞追捧年迈的“国王”时，我却为一个七十岁的“老男人”带着疲惫不堪的噪音以及三百斤重的庞大身躯，为他的两岁半小女儿“募钱”还在满世界飞来飞去的最后一搏中“作践”艺术而心生悲哀。

斯图加特、悉尼、墨尔本、香港、上海、北京……那张“退而不休”的行程表竟然排了四十座城市，许多空白来不及填补以至要延续到今年九月。

歌王，你岂能置“一世艺术英名”而不顾？意大利出了很多伟大的男高音，可没有一个像你那样，在过了“更年期”后很多年还像半老徐娘那样，乏人厌恶地装“嫩”。

这不能不使人怀念起了二十世纪初期“血染舞台”的伟大男高音卡鲁索和另一位激流勇退的伟大男高音吉利。他们用伟大的人格为后人勾勒出严肃艺术家的画像。

卡鲁索的勤奋使他拥有大量的保留曲目，上世纪二十年代他的演出费高达当时的五十万英镑，成为当时世界上出场费最高的男高音。尽管如此，他依然保持着艺术的严谨和对观众的热爱。

令人肃然起敬的卡鲁索有一次在露天为两万多名观众演唱《卡门》时，阳光灿烂的天空突然下起了大雨。卡鲁索原打算等观众退席之后结束演出，然而没有一个观众愿意离去。最后演出在五次谢幕和电闪雷鸣中结束。

1920年11月5日，卡鲁索在大都会歌剧院演出《丑角》，上台不久后就开始咳嗽，开始他还背过身去，后来，咳嗽越来越厉

害并开始吐血，只一会工夫，他的罩衫就被鲜血染红了，这位严肃的艺术家仍坚持演唱，工作人员递给他毛巾擦血，片刻工夫舞台上扔满了血染的毛巾，可卡鲁索并未停止演唱。观众席间爆发出一片叫声：“停下，停下！不要让他再唱了！”终于，卡鲁索停止了演唱，他晕倒在了舞台上。没想到，九天之后，他又出现在歌剧舞台上，这是他四十八岁人生中的最后一场演出，剧目是《犹太女》，演出中他再次吐血，从此永别舞台。

被称为意大利美声学派终结者的吉利，是二十世纪艺术生命最长、影响最大的男高音。他不仅留下了大量的经典唱片，还开启了新的美声学派的法门，他精湛的半声技术更是二十世纪难以超越的巅峰。

吉利征服了世界，成为继卡鲁索之后最伟大的男高音，六十四岁时，他作出了“告别之旅”的决定，激流勇退的他在经过了二十八座城市的演出后，毅然结束了长达四十一年歌唱生涯。

吉利终结辉煌尚存的艺术生涯，比在“阿尔卑斯山”顶峰上留恋忘返的帕瓦罗蒂，整整早了七年。

歌王太迷恋他的世界了。显然，他忘记了三十年前痛批知名同行时的信誓旦旦：“我感到自己最佳状态不再时，我将立即隐退。一个歌唱家如果不能保证提供无懈可击的表演，那就根本不应该公开演出。”而“英雄迟暮”的“老国王”却自信自己在舞台上还“无懈可击”，他丝毫没有对自己褪色的艺术换取巨额出场费而感到对不起他的歌迷。

早在十年前，就曾传出他行将退休的消息。但后来的事实证明，那不过是经纪人刺激市场的商业炒作而已。他依旧马不停蹄地走穴世界直至精疲力尽。他将自己当作了歌剧舞台上的“神”；